潜艇魔影

西 坡

印尼一艘潜艇近日失事，所呈惨状，骇人听闻。有关潜水艇的事，一直为人关注，津津乐道。究其原因，无非“神秘”两字。

人类发明潜水器很早，两三百年以前；出现由人力作动力而到以机器作动力的潜水艇，已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了；潜水艇作为大杀器投入大规模战争，差不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一战”已成常态。

这种杀伤力巨大的“怪物”出现，当然会引起感觉灵敏的域外作家的兴趣。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中国翻译界跟进的速度也不慢，比如，林纾、陈家麟就翻译了《赂史》（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2》收入此书，并改名为《潜艇魔影》）。

这部别致的作品梗概是：原籍波兰的美国人司忒林受英国毕打利公爵派遣，去游说日俄两国首脑以避免开战。由于朝中主战的和主和的势均力敌，两国首脑都无法决断，以致斡旋失败。其间，日本人把司忒林发展成间谍，令他周旋于俄国政要，设法阻止俄波罗的海舰队驰援远东。未果。司忒林便想出一计，劫得一艘德国潜艇，利用波罗的海舰队出发须靠近英国渔船之际，从水中向渔船发射鱼雷，以此挑起英俄纠纷，这样既可减轻日本的压力，又能争取英国对日本的支持……

小说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关系扑朔迷离，光“引子”部分便十分吸人眼球：

一日，有两女郎，彼此牵挽，同立月台之上，远瞭海峡。正凝伫间，一女以手指海，谓其同伴曰：“汝试观之。”此女指上加宝石戒指，流辉射眼也。其伴如言，见海云缥缈中，有一黑点，厥状如海猪之背。细视，非海猪也，其上乃有烟筒，烟焰突突然，即答曰：“此潜艇也，至此何为？”问者之状，本至美丽，而此月台，又为离宫，盖北方君王，用以避暑，濒海而筑，成为巨观。即此二女，亦非常人，皆王后也……

相信读者看到这段文字后，便有欲罢不能、恨不得马上通阅全篇的冲动。

按钱锺书的说法，以《离恨天》为界，之前的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赂史》恰恰出版于《离恨天》之后。但我觉得林译“雄风”依然有所不减，至少表现在《赂史》上是这样。如第33章一节：

东北之上，隐隐有无数微灯，似市上一线灯光，移于海上者。且速力至迅，似无数金色之蛇，闪闪游于水面。而探海灯已远射，如巨蛇之伸舌……

其情景如绘，可读性还是很强的。

当初，这部译作发表时，原作者被写作“（法）亚波倭得”。其实，这个“亚波倭得”不是法国人。施蛰存先生在“解题”中介绍：亚波倭得，今译作爱仑·曷普华（Allen Upward 1863—1926），是英国知识界的一位畸人，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都不为社会人士所承认，于是他只得多写小说……然而他还自以为可以做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1926年，他知道诺贝尔奖给了萧伯纳，就在11月中开枪自杀。

这哥们脾气可真倔，命运也真够惨的。

因为没拿到诺奖，又不受本国人追捧，这样的作家很难被中国的学术界、文学界注意。偏偏，他的作品引起了陈家麟、林纾的兴趣。我猜想，是“潜艇”“美女”“间谍”“战争”“暗杀”等关键词起了作用。

然而，围绕着这部“奇书”的写作、翻译、编辑及出版等方面，我认为还有一些“魔影”驱散不了：

其一，原作的书名是Phantom Torpedo Boats，直译为“鱼雷艇魔影”。可是，书中“鱼雷艇”（Torpedo Boats）出现的频率并不比“潜水艇”（submarine）高；更何况，作品中“潜水艇”的权重和对情节的推动因素，大大超过了“鱼雷艇”。既然如此，为什么书名要冠以“鱼雷艇”而不是“潜水艇”？我实在不解。

其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2》收入的《潜艇魔影》，出处标明“据《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1900年版”字样，令我诧异。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目录及“林译小说”编年史，均不支持“1900年”；我又专门向寓居海外的朋友了解《潜艇魔影》初版情况。两条渠道反馈的信息显示，纽约的出版机构Transatlantic于1904年出了初版；伦敦的出版机构Chatto&Windus于1905年出了初版。因此，1900年版之说绝无可能。

其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陈家麟译本，书名本作《赂史》。施蛰存先生在“解题”中作了说明：“《赂史》，原本名《潜艇魔影》《Phantom Torpedo Boats》，现从原本名。”我以为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不妥。毕竟，《赂史》这个名字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不可擅改；再说，从这部书的内容看，几乎所有“打通关节”的桥段，都是通过行贿实现的。因此，“赂史”之谓并非文不对题。

读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兴起，需要树立一个反面典型来敲打一番，用以扩大影响，钱玄同、刘半农看中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代表人物林纾，于是演了一出双簧戏把他痛诋一顿，而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倒是后来那班新文化健将抓住了林译中的一个词——“出人意表之外”（“之外”两字纯属蛇足），大加嘲讽。其对林纾的伤害性虽不大，侮辱性却极强：你不是号称“文章宗师”吗？怎么连文章也写不通！林纾只好吃瘪，“冷红生”（林纾别署“冷红生”）变成了“冷汗生”。林纾犯的错，正是出自《赂史》第21章。这则掌故，众所并不周知也。

做时代的旅行者

梁永安

接受媒体采访，被问：“为什么你总是说‘做时代的旅行者’？”

这真是个直接又关键的问题！

旅行者不是旅游者，不是游山玩水的旁观。旅行者是人类的观察者，走过阴晴风雨，遍阅人间悲欣，既在其中，又在其外，从不纠结于现世得失，将生命当做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将隐藏在视觉深处的万千气象告诉四面八方。

今天的中国，是旅行者的黄金时代。短短四十来年，从爷爷奶奶的农业社会急速跨入父母一代的工业社会，而年轻的90后、00后在新的科技浪潮中，快步踏入后工业社会的大门。丰富多彩的文明变迁，让当下的中国人穿行在文化的魔幻叠层中，每一个空间都像转动的万花筒，天天都有新画面。在这样的社会大转型里，旅行者最幸福，从最原始到最现代，每一天都生活在意料之外。

当一个旅行者实在不容易，其中最难的是“行”。行是发现，行是阅读，行是实践，行是创造，正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所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跑到一个网红的地方，吃一顿，拍一通，跳一阵，这当然很欢畅，但这只是旅游，远远不及旅行者的纵深感。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面临着两个选择：是做一个简单快乐的旅游者，还是深切幸福的旅行者？选择因人而异，但还是宁愿做一个艰辛跋涉的旅人。

今年春节里，去了云南石林县的阿着底村。那儿居住的都是彝族撒尼人。撒尼爱情故事里的女主人公阿诗玛，据说就出生于阿着底。撒尼人是从哪里来的？看史料上说，一千多年前他们从中亚长途跋涉迁徙到青藏高原，随后又辗转到更适合农耕的云南，定居下来。这听上去很像一个神话，但走在村里，忽然发现有的乡民的脸型凹凸，五官真的有些像古代中东人。经过一户大院门口，稍一张望，里面的两位五六十岁的女人笑着迎上来，一定要请进去坐坐。正想和这里的村民聊聊天，毫不客气就走进去，坐在热腾腾的烤火盆旁。火盆上方三米高的绳子上挂着肥嘟嘟的腌猪肉，看样子半年都吃不完。两位女房主倒热茶，端出瓜子糖果，一个劲儿地劝吃，淳朴的民风暖透了心头。和她们聊起来，得知这个村前几年兴起民族刺绣，带火了文化经济，很多人来旅游，日子大变样了。这个村原来叫“阿朵底”，村里的漂亮姑娘比别的村多，于是干脆把村名改成阿诗玛的故乡“阿着底”，这一下就更有爱情的诗意了。

阿着底不仅刺绣名声远扬，农家菜也是一绝。在村子的文化中心旁边找了一家餐馆，十来个人坐了一圈，先喝当地农民自酿的米酒，香醇沁人，还没开吃就心醉了。餐馆的女主人穿着鲜艳的撒尼服装，唱了三首民歌，调子又高又亮。她唱完一首，就和大家喝一杯，面不改色。唱完她说，餐馆的规矩，来到这里随便吃，菜饭都不限量，吃完尽管加。这倒是第一次遇上，看满桌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这样的吃法是多么尽兴啊！大家毫无顾忌地吃起来，纷纷说味道香醇，山里人的食材，都来自原生态，城市根本没法比。

阿着底是个小村，有350多人，山地1000多亩。没旅行到这里，根本不会想到，有这样一群人从遥远的中亚来到这山峦起伏的地方，一代代繁衍，至今仍有游牧民族的豪爽好客。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细细地体会，都埋藏着历史的纵横交错的印记，也流动着美好人性的热量。广袤的中国大地，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美丽深藏？也许不用走远，只要换一种旅行者的眼光，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就会有无穷的发现！

这就是旅行者的欣慰吧？

新安莲婷婷（中国画） 周小林

大龙师傅

庞余亮

大龙是个很会讲故事的老师傅。认识他时，大龙师傅屈尊在一家居委会旧址改成的小浴室里。

说矮墩墩的他当年是英雄一点也不夸张。当年的全城就一座忙得不能再忙的老浴室，而大龙师傅就是那个老浴室的头牌修脚师。

他跟我讲过多次那家已拆除的老浴室，那些出入于老浴室的风云人物，他们喜欢他的手艺，给他发香烟，大龙师傅手里一支香烟，两耳上各夹了一支香烟。

在大龙师傅的讲述中，那些人就在我的耳朵边发出了香甜的鼾声。

大龙的确还是老了。虽然他的故事讲得很精彩，但小浴室的顾客们并不是来听他讲故事的，况且他的故事实在太老了，几十年前的风云人物，在时间和记忆面前，早已锈迹斑斑。那些喜欢泡澡堂的风云人物们，有的出了事，进了监狱；有的亏了几百万之后，从此消失了。

大龙师傅的力气抵不上年轻人了，眼力也抵不上年轻人。无论是修脚、捶背和拿筋，他都输给了同在这个小浴室工作的安徽人小陈师傅。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生意是五五开。再后来，四六开。我认识大龙师傅的时候，他的生意已和小陈师傅变成了三七开。这三成生意，还是小陈师傅来不及做后剩下的。就这剩下的生意，大龙师傅还是做得不好。因为眼睛不好，给顾客做脚出了血。还有他越来越胖，推拿就有心无力。顾客虽然不当面说什么，但下次肯定不给他做了，都在等小陈师傅做。

后来，大龙只好离开了这个小浴室。

好在我常在路上遇到背着一只凳子的大龙师傅。见面只问好一声，也不好再说什么。有一次，我还是问起了大龙师傅背着凳子干什么？大龙师傅说他还在做生意呢。

做什么生意呢？大龙师傅笑眯眯地竖起了三个指头：修脚、捶背和拿筋。

原来大龙师傅的生意定点在前面的小商品市场，他专门为生意闲下来的老板老板娘们服务，修脚是不可能的了，只剩下了捶背和拿筋。大龙师傅说他生意很忙，有时候还忙不过来的。

我想，说不定那些老板和老板娘们喜欢坐在他的凳子上听他讲故事。

再后来，遇到大龙师傅的机会不多了。有个星期天，我在一条小路上碰到了大龙师傅。他没背凳子。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他的家就在这里。我以为是他真正的家，但大龙师傅说是他租的。在二楼的一间房子，租金很低。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有卫生间。

没有配备卫生间的房子……衰老、近视、肥胖的大龙师傅怎么方便呢？

大龙师傅没发现我的担忧，继续告诉我前段时间他在扬州的女儿过来看他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大龙师傅应该是扬州人，他说话是有扬州口音的，扬州是出修脚师傅的。

——这是大龙师傅第一次跟我说起他在扬州的女儿。

大龙师傅和扬州有什么故事？他为什么一直待在我们这个小城？很多问号还没问得出来，大龙师傅就带着他矮墩墩的身影走远了。

只生欢喜不生愁

陈大新

观世音大慈大悲，给人的印象是有愁的，只不过她的愁是为世人，不为自己。丰子恺有个集子，曰：《只生欢喜不生愁》，我以为是人生最高境界了。通常情况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丰子恺的许多作品，是在时局艰难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就更加不得不钦佩他保存民族生机的护生精神了。很多时候，即便是超脱尘世的高僧大德，也不免忧世之情的。“八指头陀”寄禅是有名的诗僧，他的“天痕青作笠，云气白为衣”是不染一丝烟火气的，而甲午战后，他的诗中出现了“我亦哀时客，诗成有哭声”的句子。

“只生欢喜不生愁”的境界，对追求者来说，确非易事，而“几多欢喜几多愁”大约是常态。爱德华.O.威尔逊在《论人的本性》一书中谈到，自我认同的危机感，是现代人产生抑郁的主因。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写过一本小说《你好，忧愁》，说的是一个少女和她老爸的故事。萨冈为一种搅动她情绪的温柔和烦恼，起了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与其为之烦恼，不如说一声“你好，忧愁”，不是更好吗？能与欢乐拥抱，与忧愁握手，距离“只生欢喜不生愁”还会远吗？

丰子恺有个人生三层楼的说法：第一层是物质生活，是愁多欢少；第二层是精神生活，主要指艺术，这一层是欢多愁少；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便是他所指“只生欢喜不生愁”的境界了。

欢喜与忧愁都是人生的波澜，孟子说：“观水之术，必观其澜。”如果人生就是一条小溪，那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高低不平，自会踏歌跳浪，一路前行。

时间与信任的力量

潘 滢

夜幕降临，20路公交车缓缓驶入九江路终点站，对岸的东方明珠影影绰绰，少去几分南京东路的熙熙攘攘，添上几分海关钟声的久久回响，一切都在这里悄悄淬炼着时光。

2007年9月，入行刚满两年的我幸运地与二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前往香港开始了私人银行的探索旅程。后来才知，那一年被誉为“私人银行开启元年”，那年夏天，数家银行以百花齐放之态纷纷宣布开启私人银行业务；也是后来才知，自己是拥有了怎样的幸运，才得以亲历境内个人财富管理巨浪的孕育与奔流。

2008年，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上海）中心成立。一切就这样开启：第一份开户申请书，第一本私人银行服务手册，第一页高净值客户风险评估表，第一套客户领卡礼盒，第一款私人银行专属理财产品……以及十三年来私行人不断践行的初心承诺——“助您家业常青，是我们的分内事”。

某日，大堂经理告诉我一位客户来电想面谈了解私人银行，而这位客户正是因一则广告慕名而来。

这通电话成为日后我回望初心时的重要起点——该客户及其家庭在过往的十余年予以了我和招行私人银行莫大的信任：全家从招行零持卡到家庭成员全部成为招行客户，从购买招行私人银行第一款理财产品到逐一配置招行私人银行发行的每一只全市场创新型产品，从境内资产安排到境外资产布局……在私人银行强大后援团的支持下，我们以十年时间践行着为客户家族财富保值增值的承诺，而当客户决定重新进行企业与家庭资产布局时，也毫不犹豫地将家族信托的安排托付给了我们。

2014年是境内家族信托的破局元年。正是那年，恰逢我即将成为一名母亲，我在孕育宝宝的同时也在大家的协助下“孕育”着上海分行首单不可撤销家族信托。数月时间的酝酿付出，当夏天到来时客户一家从海外赶到，于外滩十六号顶层的签约仪式现场郑重落笔的那一刻，望着窗外浪奔浪流的黄浦江，我更深信金融服务的强大内核是时间与信任的力量。仿佛是一种缘分，签约仪式后的第三天，我的宝宝也迫不及待地驾到了。

时光流淌，我有幸见证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有幸收获一代代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有幸与一代代外滩私人银行小伙伴们携手服务一位位客户、探索一类类产品、突破一项项创新。

海关大楼的钟声徐徐缓缓，目睹几代私人银行客户的传承也亲历几代私人银行客户经理的传承，招商银行私人银行早在浦江两岸生根开花，繁花似锦。

十日谈

有招更有为

责编：刘 芳

相逢是缘，相守为幸，明日请看《一张神奇的卡片》。